

中英口譯訓練過程與語篇練習範本設計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cedure and Text Exercise Sample Designs

彭輝榮*
(Huizung Perng)

摘要

本篇文章說明五個重點：中英口譯訓練分類、口譯練習基礎項目、口譯核心技巧、三類口譯的語篇練習範本設計、口譯考試評分基礎項目。第一部份說明中英口譯訓練依步驟可分成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兼敘國內翻譯研究所口譯組之資格考試與專業考試要求之大致情形。第二部份說明口譯練習的基礎訓練項目為（1）聽寫與記憶練習，（2）朗讀練習，（3）重述練習與概述練習，（4）即席演講練習，（5）跟述練習。第三部份闡釋口譯核心技巧其實只有一個，即「順譯」，並特別說明順譯和錯誤修正之間的邏輯關係，同時敘及「宏觀處理」在時間緊湊的口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四部份帶入本文主題，談到視譯、逐口、同口的語篇練習範本設計，主張不需完全依賴實況會議，而只利用範本在教室進行教學，應該具有相當可行性。最後一部份則說明口譯考試評分基礎項目，包括聲音、台風、用語、口譯技巧、專業術語、精確度，但指出此法費事費神，執行困難，建議用五級分評審制，只需有一定評審人數，以量求質即可。

關鍵詞：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口譯訓練，EVS

* 彰化師大英語系系主任暨翻譯研究所所長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cedure and Text Exercise Sample Designs

中英口譯訓練過程與語篇練習範本設計

Huizung Perng*

(彭輝榮)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ains three types of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which are sight interpreting,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his part also talks about current status of qualif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held by the interpretation programs in Taiwan's GITI. The second part gives some details of the five basic tasks of interpreting exercises. They are transcription and retention exercise, reading-aloud exercise, reformulation and gist exercise, impromptu exercise, and shadowing exercise. The third part points ou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of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ation lies in "linear interpretation," the logic between it and error repairs being in focus. In the meantime, it discusses the role macro-processing plays in limited-time CI and SI interpreting process. Bringing in the titular concern and counter to general practices, the fourth part proposes that beginning trainees should proceed with their training by making use of text exercise sample designs so they wouldn't have to rely too heavily on real conference situations. The last part lists a few basic assessment criteria in interpretation examinations, including voice, stage performance, language use, interpreting techniques, terminology, and accuracy, but points out that a grading sheet using all these items seems energy- and time-consuming. A more practical method is to have enough number of judges making use of a calibrated five-point chart to grade the examinees.

Key Words: sight translation,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er training, EVS

* Chairman of Department of English & Direct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筆者研究古典英國文學多年，因緣際會卻擔任翻譯所所長工作，這段期間，除了行政工作比較忙碌之外，開發新課程也耗費甚多時間與精力，對於 language teachers 的天職，也就是如何將學生從不瞭解口譯技巧，對中英雙向口譯能力尚無信心，到衝破窘境，感受柳暗花明，認知口譯可以練習，技巧十分關鍵，口譯能力不靠天分，而靠領域知識的學習與細水長流的訓練——總之，靠「用功」——大致上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口譯能力的獲得，和傳統英語教學理論所說的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比較，其實有頗多雷同之處，也重視聽、說、讀、寫的訓練過程。雖然在入學資格上，筆者所屬之翻譯研究所要求學生紙本托福考試成績須達六百分以上，看起來學生已經脫離聽說讀寫的基礎語言訓練，但實際進行英至中口譯訓練時，仍會發現他們的英文程度（proficiency level）似嫌不足，要他們聽懂會議實務演講或新聞英文源語，再翻譯成洗鍊而合乎語域（language register）要求的口語化中文，¹還是會出現雞同鴨講和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在中譯英時，要求學生使用令人滿意的語域，則亦常產生令人嘖飯的結果。因為這個緣故，口譯訓練的課程設計和上英外語系的語言專業訓練，如英語聽講、閱讀、演辯課，甚至和文學史、語言學概論、語言教學概論、文學理論這種專業課程比起來，其實很多地方並無多大差異，原來也要重視四技練習，而多閱讀具深度廣度之英文材料，多講究領域之專業知識和技巧經驗累積，多行測驗與評量等等，更是想要當職業口譯員的必經訓練過程。換言之，要學生熟習中英雙向口譯，一樣要照顧到語言習得過程當中的每一個環節，而學生也要進行全方位學習。進行傳統的語言習得教學時，因為學生要學的是和母語相差甚遠，可能極少聽過的發聲模式，接收與產出（reception and production; input and output）會受到同等重視：學生要練習聽陌生發音、語彙、語調，以備擬聲說出；要讀，以熟悉陌生語言的文化，為專業作準備；同時，學生要練習講，以便熟悉新語言的發音、重音、抑揚頓挫、口腔用力的方式與位置等等；更要練習寫，以準備用文字和外國人溝通，完成教師交代的各項文字作業，和聽、說、讀互相對照，加強練習，增進學習語言效果。在英語教學中，我們都知道前兩種練習屬於接收的過程，後兩種屬產出的過程。我們考慮到口譯學生的英文水平，毫無疑問的，這些基礎接收與產出訓練仍然必須持續加強。

儘管口譯訓練也重視語言習得過程，但和語言習得之間起碼有兩個差異，²使得我們暫且可以不談後者。第一，除了臨場演出的接收或者要提升學生的領域知識水平之外，傳統語言習得所謂的接收訓練和口譯訓練應無直接關係。這陣子以來，筆者實地接觸得到的結論是：口譯訓練講究產出（output/production），而不那麼講究接收（input），因為除了特殊文化語彙突然出現，或對領域要求較明顯的情況，聽不懂源語基本上顯示語言水平不足，語言未達一定水平，而欲習得口譯能力，不是不行

¹ 目前大陸翻譯學界稱中文源語和譯語為「漢語」的，其實比較多，國內這種說法不是沒有，但比較少。

² 有學者比較第二語言能力（second language competence）和翻譯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謂從母語翻譯成譯語常常只是第二語言習得的一個過程，所以學習翻譯只是諸多習得方式的一種，這說明 SLA 和翻譯習得某一個層面的密切關係（Campbell 1998，頁 1）。

或不能討論，³而是訓練過程將包括語言習得科目，可是談這些科目訓練是語言習得的事，和口譯可以暫時沒有直接關係，本文暫不討論。和語言習得如果糾纏不清，在釐清口譯訓練的重點方面，有時未必是件好事。第二個差異是在口譯訓練上，如本文第三部份臚列之清楚的核心技巧目標極為重要，這和英外語系所熟知的語言習得訓練有所出入：語言習得像是在訓練剛學唱歌的學生，或剛學功夫的生手，一切從頭開始；口譯卻是像在訓練一位唱作俱佳的歌手，或帶藝投師的練家子，是做具針對性的、精雕細琢的功夫。總而言之，當我們將口譯訓練視為一門不同於語言習得的學問，並將重點放在產出時，我們要談的所謂「口譯訓練過程」，才能顯得單純些，議題也容易聚焦。以下就中英口譯訓練分類、中英口譯基礎訓練、中英口譯核心技巧、中英口譯語篇練習範本設計、中英口譯考試評分基礎項目五大部分一一加以說明。⁴但在說明這五大部份之前，我們要先指出口譯訓練和傳統筆譯訓練的一個差異，以釐清觀念：口譯講究技巧訓練，但開始時，並不鼓勵學生像筆譯訓練那樣將語篇拿來直接練，而是重視分階段、分技巧，讓他們展現各階段的成就，以避免不必要挫折感之發生。有學者倡議：訓練效果最大化，依賴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取向，其實很有道理（Gile 1995）。⁵

壹、中英口譯訓練分類

- 一、中英口譯基本類別：基本上，中英口譯分同步口譯（大陸稱為「同聲傳譯」，簡稱「同傳」）與逐步（大陸稱為「連續傳譯」）口譯兩種。顧名思義，同步口譯指的是中文和英文產出時間大約同時，其間相差不超過數秒；逐步口譯則看不同場合，依使用者需要，產出時間一前一後，相隔從數十秒、數分鐘，甚至進行數十分鐘的摘要解說都不無可能。
- 二、中英口譯訓練步驟：中英口譯訓練依步驟分為視譯訓練、逐步口譯訓練、同步口譯訓練三種過程；依走向可分為英至中視譯訓練、中至英視譯訓練、英至中逐步口譯訓練、中至英逐步口譯訓練、英至中同步口譯訓練、中至英同步口譯訓練；依題材又可分為一般題材口譯訓練、領域或專門題材口譯訓練。在國內，中英口譯訓練以英至中為先，中至英為後，原因是對需要國際化的國家而言，所有的翻譯是以從外語至母語的語言組合為主，而且經驗顯示，口譯訓練開始那段時間，學生對這個組合比較不那麼焦慮。有學者將口譯訓練用到的語言分為強勢 A 語言（*dominant language*）和弱勢 B 語言（*weaker language*）（Barik 1975, 頁 79），A 語言通常指以母語為源語的狀況，B 語言通常指非母語或譯語，從 B 到 A 的口譯，似乎比較自然。

³ 國內的文藻、長榮、立德三翻譯系之課程設計已將口譯帶進語言習得教室，筆者服務的英語系亦已將口譯與視譯列為大學部必修之一年課程。

⁴ 其實，口譯訓練還有一個特殊點。最近行政院新聞局委託前台灣師大翻譯研究所前所長周中天及陳子瑋教授等人進行調查，發現在翻譯產業上，學生中文程度不足是業界的主要問題之一（台灣翻譯產業 3-121；5-16），因此這使得口譯訓練和語言習得訓練又有所不同，因為要兼顧學生的中文產出。

⁵ Gile 的原文是這樣：“rather than simply giving students texts to translate, commenting on them by saying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in the target-language versions produced, and counting on the accumulation of such experience and indications to lead trainees up the learning curve, the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 indicates to the students good Translation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ocedures*” (Gile 1995: p. 10)。

三、中英口譯訓練三個形式：「口譯訓練」乍聽之下有些抽象，好像一定要學生參加研討會或國際會議才能訓練，這實在有點不切實際，而且違反教室教學原理。我建議我們要依據語言習得之經驗法則採取可行方法思考這個議題。最具體的，莫過於在教室協助學生學會對語篇（一篇影音講詞或文字稿）成功進行口譯。經驗顯示，學生對這種訓練法雖不見得滿意，但尚可接受；但對教師而言，卻極為方便，又容易複製，我在我的口譯教室稱為「語篇訓練法」。進行此法時，我們可以依下列訓練過程進行，以達到三個訓練形式的完整性：

1. 視譯訓練：第一步先就源語（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資料進行視譯練習。為了順利進行這個我們熟悉的翻譯形式，可以先從詞彙和詞組開始，之後改為練習比較長的句法單位，如子句、句子。下一步當然就是長句練習，如此按部就班，到學生能口譯段落和語篇為止。一般而言，此步驟會用到下面要談的跟述訓練，因為這中間牽涉短時記憶練習（short-term memory practice），是口譯的基礎。目前 E 化教材製作容易，用軟體（PowerPoint）將文件講稿製作成電腦幻燈片檔案甚為簡易，因此建議將源語製作成檔案，以便重複進行視譯訓練，學生亦可共用檔案，互為練習伙伴。做視譯訓練時，要注意兩件事情：一是多用資料性（如帶有數字資料）而少用思辯性的語篇；二是要注意 segmentation 的完整性（Gile 1995，頁 195），也就是從上片接下片時，必須以意義詞組為單位，不可因資訊不足嘎然而止，使聽者覺得意義中斷（interpretation disruptions）。在國內，口譯員則稱此法為 chunking，鼓勵口譯員以小句子（small clauses）為練習單位（楊承淑）。
2. 逐步口譯訓練：逐步口譯練習以時間長短或句子多寡為單位，時間長短有數秒至數十秒等不同難度的等級，練習時以分級逐步方式進行，句子多寡則從單句練至長句，中間也牽涉短時記憶練習和筆記練習（note-taking practice）。逐步口譯分短逐步口譯與長逐步口譯，短逐步練習指的是隨行商務式的逐步口譯（liaison interpreting），對英文已有相當基礎的學生來說並不困難。長逐步口譯則不同，須另花時間訓練，除了短時記憶訓練之外，還需要學習筆記技巧。因此，專業口譯員的逐步口譯訓練，最主要指的是長逐步，以數十秒甚至數分鐘為單位。逐步口譯訓練有所謂的「耗力模式」(The Effort Model)，指的是接收與產出模式訓練：接收包括聆聽與分析、做筆記、記憶處理、整合，產出包含回想、讀筆記、產出等等（Gile 1995，頁 178-80）。在訓練時，我們分析各階段，並處理其耗力情形。由於各階段均可以用數據觀察，不但已經成為逐口訓練的模式，也對同口訓練的理解有幫助。
3. 同步口譯訓練：因為口譯學者在處理源語速（speaker's performance rate, delivery rate, input rate）和譯語速（interpreter's performance rate, output rate）這兩種產出時，已發展出不同參數（variables），所以同口訓練並不以句子（sentence）、片語（phrase）、單詞（word）、音節（syllable）、音素（phoneme）為計算單位（Gerver 1969），而是以源語至譯語的速度，亦即以 wps（words-per-second 秒/字）計算的「理解到重述速度」（ear-voice-span, EVS）

為單位 (Gile 1995, 頁 195)。⁶依學者研究, EVS 指的是從耳朵聽源語到嘴巴講譯語所需秒數平均值,⁷雖有 2-10 秒之各類研究結果, 但口譯學者迄今尚未達到共識 (Gerver 1969 頁 54; Setton 1999 頁 28-30), 所以目前仍無法用標準語速 (standard speech/delivery rate) 來為本文要談的練習範本下定論。一般而言, 視譯和逐步口譯練習結束後, 即可進行同步口譯之練習, 教師可依題材難易與源語出現速度快慢, 自己或請學生錄製成各種不同之影音檔範本讓學生練習。依國立編譯館委託劉敏華教授對「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基準之研究」所使用之數據 (2005 頁 117),⁸以英語為源語的平均產出速度約為 1 秒 1.81 個字, 1 分鐘約 100-120 字; 以中文為源語的產出速度則大約是 1 秒 2.83 個字, 1 分鐘約 160-170 字 (Gerver 1969), 兩者相差倍率是英中 1 比 1.56, 中英 1 比 0.64, 也就是說, 100 個英文字約需要 156 個中文字來翻譯, 而 100 個中文字約需要 64 個英文字來翻譯。瑞士日內瓦大學口譯教授和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前所長司徒羅賓 (Robin Setton) 的研究顯示, 源語和譯語之速度是可以思考倍率、字數及音節問題 (頁 30), 但要考慮的參數實在太多,⁹目前學界並未有定論。我認為, 以上這些談 EVS 的研究, 畢竟已屬學術領域的辯證範疇, 和同口實況演練關係可能不是那麼直接。眼下可以重視根據 EVS 製作語篇練習範本讓學生進行演練, 讓教師擁有具體參考數據, 並視情形調整快慢, 以查核學生進展。

這三個中英口譯訓練形式都包含語言走向訓練的議題, 因此需要特別說明。根據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前所長周中天博士和另一位教授陳子瑋博士的調查, 除了政府單位需求特殊之外, 以母語為產出的需求, 在國內的翻譯產業中, 遠遠超過以外語為產出的需求, 佔最大宗 (台灣翻譯產業, 頁 3-21, 51, 67, 81, 89, 113; 6-10)。因此, 在本國, 口譯的優先走向應該是英譯中, 而非中譯英。筆者服務的翻譯研究所和較早成立的輔大與台師大翻譯研究所都一樣, 也採取這個政策, 因此研究所一年級上學期的同口譯訓練也從英譯中入門, 一年級下學期才進行中譯英的訓練。從學術觀點來看, 哪個走向在先, 那個走向在後, 目前並無定論, 起碼並未有研究資料顯示, 為了得到最佳效果, 應以英譯中為先。

四、國內翻譯研究所口譯資格考試與專業考試提要：有鑑於國際間對口譯員水平的特殊要求, 自輔大成立翻譯研究所十餘年以來, 國內相關研究所都模仿美國

⁶ 理解英文是 comprehension, 重述英文是 reformulation, 「從理解到重述」很恰當的描述 (describe) 口譯過程裡面的耗力模式狀況。依據 Gile, 改變 EVS 的長短可以控制耗力模式每個階段需要的處理容量需求 (processing capacity requirements), 進而達到管控各階段的耗力情形。

⁷ 奧裔英國第一位心理語言學家 Frieda Goldman-Eisler (1972) 對 EVS 的定義如下: "This refers to the lag elapsing between the subject's or interpreter's monitoring of the input, and his actually repeating or encoding it, respectively. The EVS is, as one may expect, longer in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than in shadowing—about four to five words in translation and three words in shadowing according to Treisman (1965)" (70)。

⁸ 劉敏華 (2005) 等學者所使用文稿資料以演講抄本為主, 她們說明, 精選這些文稿時特別考慮過下列項目: 「訊息密集度、專業領域知識或詞彙、數字、抽象用詞、不好的句子、空洞不具體的言論、接性弱的訊息」(115)。

⁹ 依據司徒羅賓, 這些參數包括 measuring synchronicity, EVS, Segmentation and processing units, speech rates, error analysis 等等 (54)。

Monterey 翻譯研究所的國際模式，舉辦「資格考試」和「專業考試」(Qualif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雖然這兩種考試只是單一學門之特殊標準，但從結果看來，似乎已經成爲口譯訓練步驟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基本上，所謂的「資格考試」，大概包含視譯雙向、逐口雙向、同口英譯中等五個一般題材科目，試題排除罕見單字和學術領域術語，重視資訊性 (informational topics) 題目，少觸及思辯題材。資格考試重點在考核學生發音、語調、美聲，以及基礎技巧如 (1) 防贅音贅詞 (hesitated stall)、(2) 防回 (backtracking)、(3) 句前引介 (presentational words)、(4) 順譯 (linearity)、(5) 增補 (addition)、(6) 省略 (omission)、(7) 精確度 (accuracy)、(8) 輕動詞用法 (use of light verbs)、(9) 簡化 (simplification)、(10) 顯化 (explicitation)、(11) 常規化 (normalization) 等等的功力。換言之，只看口譯基礎，而不怎麼看深度與廣度。「專業考試」則將重點放在領域題材口譯，一般只考四科：逐口雙向，和同口雙向，可是同口尚含帶稿和不帶稿同口 (SI with texts, SI without texts)。研究顯示，在國內，有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會議口譯需求在於「商貿」和「理工」的領域 (台灣翻譯產業，頁 4-15)。一般認知，傳統的英語相關系所涵蓋文學、語言學、英語教學三大領域。而在國內，由於中英口譯的課程和學問均由這些系所擔綱研發與開設，各系所屬三大領域的師資鼎盛，應付各種場合口譯需求綽綽有餘，因此幾十年來，傳統英外語系所並未對更寬廣的口譯人才培訓進行有規模的人力物力投資，所訓練出來的學生甚少能擔起除了文學、語言學、英語教學以外的領域題材口譯工作。自從我國配合國際經貿科技局勢，積極發展相關產業以來，國人發現，傳統英語相關系所培養出來的人才，並不足以應付國際商場與科技職場的中英口筆譯需求，因此才有「應用英語系」的成立。筆者服務的翻譯研就所將六大「領域題材」列爲「專業考試」科目，指的是超出傳統英語系所舍括的學術訓練領域，和國內目前的應用英語系課程內涵，其精神其實大同小異。但是因爲目前國際口筆譯學界的堅持和實務上的需求，翻譯研究所的學生英文程度似乎頗受肯定，所以在「領域題材」這部分，也就肩負各界比較高的期待。筆者服務單位所謂「六大領域」的口譯訓練，指人文社會、教育法政、新聞外交、財經商貿、自然科技、理工醫農，即是台灣師大和輔大翻譯研究所所謂的「技術文件」翻譯。嚴格說來，領域題材的語法部份在口譯時不見得比一般題材的難，兩者的訓練方式與過程並無二致，因此，理論上兩者應該可以同時進行。但實際上領域綜合知識的獲得已經和口譯訓練幾乎沒什麼關係，需要長時間的投入，除非增加廣度與深度，持續進行翻譯能力訓練 (Campbell)，否則難度就沒有機會降低，信度與效度即無法提高。目前國內的翻譯研究所正在處理一個常見的問題：口譯學生常常視領域綜合知識訓練爲畏途，卻想要短時間學會口譯，令一頭栽入口譯訓練的任課教師啞然。我認爲，即便靠著技巧的訓練，使得未來的職業口譯員能處理所謂的「語言問題」，而降低對領域知識的恐懼，但這畢竟只能解決問題的冰山一角。領域口譯人才的培養，仍是口筆譯學界最

重要的學術課題。¹⁰

貳、口譯基礎練習項目

本文一開始，即已談論口譯習得和語言習得之異同，也說明不談語言習得問題的原因。即便如此，由於口譯訓練的特殊性質緣故，學生縱然已經學習英文多年，有幾個和語言習得聽似相關的口譯基礎練習項目也不能忽視，這些項目包括：

1. 聽寫練習 (transcription exercise) 與記憶練習 (retention/recall exercise)：對語篇進行聽寫與記憶練習，亦即傾聽源語播放，然後將聽到的源語一字不漏的書寫下來，以訓練短時記憶 (short-term storage) 能力。
2. 朗讀練習 (read-aloud/read-ahead exercise)：熟習語篇之音調、美聲、內容，除了可以避免錯誤理解發生，還可糾正發音。在國內，即便是翻譯研究所的學生，發音出錯也是司空見慣，所以應該要求學生精確掌握英文語篇的發音，避免大意忽略情形發生。
3. 重述練習 (paraphrase/reformulate exercise) 與概述練習 (extract/gist exercise)：就源語的重點部分練習「換句話說」，白話、簡潔、統一性、連慣性都是目標。另外，也練習撰寫摘要，再配合筆記練習對語篇進行口語概述，增進口才，為精簡的說話技巧作準備。大陸的口譯訓練稱這個過程為「覆述」，分「源語覆述」與「目的語覆述」兩種，均在跟述時為之，他們的看法，是認為此項訓練可收一心二用之效 (林郁如等 2006，頁 240)。
4. 即席演講練習 (impromptu-speaking exercise)：以源語之廣度與深度為題目進行演辯訓練，以練習膽量和口齒清晰的能力。

所謂基礎練習項目，指的是在教室進行口譯演出前所做的長期準備工作。乍看之下，這些項目其實和一般語言習得訓練雷同，例如聽寫練習和朗讀練習是在協助學生先熟悉言談的發音、音調、語彙、內容重點；概述練習雖然主要指資料概述，但是透過重點摘要練習說話，當然也是語言習得之一環；重述練習和概述練習有點像，是練習「換句話說」，目的是達到我們在寫英文作文時所重視的「統一性」和「連慣性」(unity and coherence) 的目標；跟述練習也有熟悉音調等語言習得的功用，即席演講練習在語言習得的後期訓練中佔有重要位置 (如大學部高年級的演說辯論的課程)，和語言習得亦有密切關係。但是，這四項訓練其實和口譯實務演出有極大關係，如聽寫練習練的是記憶與信息儲存能力，是同步口譯訓練的準備工作；雙語重述和概述練習能增進口譯時增減詞、轉圜和邏輯能力，在口譯訓練中也佔有極為重要地位：用源語幫助理解資料，用譯語則協助後面要進行的口譯訓練；口譯的英文是 interpreting，顧名思義，有「即席演講」的味道，更有同時進行下面會提到的 discourse analysis 的特性，因此，成為基礎訓練項目實屬預期中之事。

口譯基礎練習還包括一項極為重要的科目，即跟述練習。跟述練習起碼分為下列四種：

- ① 單字與片語跟述 (Hendrickx and phrase shadowing)：以時間和片語、小句子

¹⁰ 立法委員蕭美琴前一陣子為國內翻譯人才的建立，開了一個公聽會，大家就會對領域口譯人才培訓表達相當多的意見，詳見其官方網站。

(small clauses) 為單位作源語跟述。

- ② 文章跟述 (shadowing): 又稱 whispering, 練習者緊跟源語篇章進行覆述練習。
- ③ 高難度跟述 (smart-shadowing): 在不同長度的源語中加入錯誤或不同訊息, 請跟述者聆聽, 然後用不同方式進行改正、重述, 或以譯語進行概述。這種練習帶有聽力辨認訓練 (aural discrimination exercise) 的味道, 而且可以雙語進行, 有相當的複雜度, 必須分階段考核學生進展。
- ④ 加長落後跟述 (extended shadowing task, 亦稱 décalage): 這和單字、片語跟述是一樣的練習, 但為了應付同步口譯環境之特殊 EVS 要求, 它會拉長落後時間達二至三句之多, 以積極培養口譯員的短時記憶能力。¹¹在口譯學上, 這稱為 décalage, 意思是譯語落後源語的時間, 也是以 wps (words per second) 計算之, 是加長落後時間的意思 (Pöchhacker 2004, 頁 185)。

口譯基礎練習還包括多任務訓練, 亦稱「一心二用」練習 (multi-tasking exercise)。多任務訓練指的是邊聽源語, 邊屬數字, 再邊跟述。比較難的是邊聽源語, 邊寫數字, 之後還考核摘要練習成績。這種練習稱為數字轉換練習 (number-conversion exercise), 大陸方面重視這種練習。¹²跟述練習和逐口的筆記練習是口譯訓練常見項目, 在語言習得的訓練項目中較不常見, 所以國內英語界不常接觸。筆記練習是逐步口譯練習的基礎, 即便大家意見不同, 我仍認為逐步口譯的訓練必須以練習做筆記開始, 因此預先練習速記法、縮寫字、符號是有用的,¹³目的在搶時間技巧性的記載源語資訊, 避免口譯時犯錯。在同步口譯的實務操作時, 由於會和包廂之同事合作, 筆記也是有用的 (Seleskovitch 1975; Lambert 1994)

參、口譯核心技巧

口譯發生困難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因此需要有一套方法對付。由於口譯員的工作性質特殊, Gile 根據耗力模式發展出理解策略 (comprehension tactics)、預防策略 (preventive tactics)、重述策略 (reformulation tactics) 等三個應付策略 (coping tactics), 對口譯員在工作環境上遇到困難時是有幫助的, 因此他所談的策略值得一提: (1) 理解策略包括延遲反應、依據情境重組小段、請包廂伙伴幫忙、諮詢講稿; (2) 預防策略包括作筆記、改變 EVS、重組小段、最後聽到的先講; (3) 重述策略除了也包括延遲反應、請包廂伙伴幫忙、諮詢講稿以外, 還包括以「上位架構」或

¹¹ 有關於口譯員的入門性向問題, 研究很多 (Keiser 1978; Moser-Mercer 1994; Arjona-Tseng 1994; Pippa and Russo 2002; Pöchhacker 2004: 181-182), 大多集中在多任務精神測定 (multi-tasking psychometry) 和句法 (syntactic)、語意 (semantic)、實用 (pragmatic) 的語言技巧學習成就。Pippa and Russo 的研究指出, 歐洲各國由於語言較多, 考試制度完備。他們的入學考試考核學生之語言學習成就如下: 句法技巧七種、語意技巧五種、實用技巧也是五種。句法考 reduction, expansion, syntactic transformation, syntactic and lexical transformation, lexic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on disorders; 語法考 deletion, addition interpretative paraphrase, non-relevant synonymic and paradigmatic substitution, loss of coherence; 實用考 pragmatic loss/gain, theme/focus, delivery。

¹² 數字轉換練習也練習中英數字轉換, 如英文是三進位——thousand, million, billion, 中文則屬十進位, 練習時看著數字講兩種語言。

¹³ 目前網路上有無數的資料可供參考使用。

總稱取代源語、¹⁴逕行釋疑或改說、覆頌聽到之源語聲音、使用如日本外來語之歸化詞彙 (instant naturalization)、¹⁵一對一翻譯 (transcoding)、直接告訴使用者困難之處、請使用者參考其它資訊來源、省略部分源語、平行重述 (parallel reformulation)、關掉麥克風不譯 (Gile 1995, 頁 191-201)。這三個策略自然都有其用途，但是和語篇的訓練範疇關係不是那麼直接。

經過我們深層分析後，屬於語篇部分的高水平口譯目標只有三種：(1) 簡化 (simplification)、(2) 顯化 (explicitation)、(3) 常規化 (normalization)。簡化指的是將譯語精簡到可以跟上源語的速度，因此口譯員的中英文原本素養都要是上選，缺一不可，否則口譯速度會因為用字累贅慢下來，而達不到精簡效果。顯化指的是將源語較為「麻煩」的部分，文化較為不同的部分，¹⁶用最白話的譯語說出來，以方便使用者在最不花腦筋的狀況下了然於胸。所謂的常規化，指的是譯者的翻譯行為常規 (behavioral activities)，常規指的是規範，習慣或慣性，即人家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的意思，也就是說，要譯者碰到難題時，學習遵循翻譯慣性 (translational norms) (Garzone 2002; Schjoldager 2002)。目前學者對這三種目標所進行的量化研究，以如何增進學習者的 AB 語言能力者較多。但口筆譯畢竟不同，筆譯的產出，特色是譯者擁有比較充足時間進行修正，讀者也有較多的時間複閱，以增進理解，所以用字部分可以盡量文雅講究；而口譯的產出，受限於時間，幾乎不可能修正 (backtrack)，講者和使用者則都沒有這兩項奢侈享受：口譯的特色是「快、狠、準」。要能聽清楚，跟上源語速度，不漏掉任何重要的 segments，所以要「快」；要能適切忘記源語用字，不受制於源語詞彙，而用自己最能掌握的語言，去表達源語內涵，所以要「狠」；要能傳達最近似源語的訊息，所以要「準」。為了靈活運用簡化、顯化、常規化這三個技巧，達到快狠準的目標，前述口譯基礎練習項目就顯得特別重要。

簡化、顯化、常規化是高水平語篇口譯目標，但畢竟還不是「核心技巧」；口譯講究「快、狠、準」，但那是精神，仍非技巧。要講中英口譯核心技巧，而且要短時間達到某個水平，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就是練習「順譯」(linear interpretation)——在譯語中保留源語塊狀訊息 (information chunks) 的順序 (linearity)。中英口譯順譯的定義如下：不論源語語法如何，盡量用「線性對應」的方式，將意義詞組譯出；又為了讓語篇的邏輯與語域獲致統一性與連貫性 (unity and coherence) 的目標，要在塊狀訊息出現順序中間，加入引介詞或詞組 (presentational words/ phrases) 作為填充物 (fillers)。這個技巧是很重要的口譯訓練方式，對順譯的產出有極大幫助 (Zhong 1984; Zhuang 1991; 楊承淑 2006)。司徒羅賓談到順譯，說這種練法屬「北

¹⁴ 上位架構英文是 *superordinate*，它的相反詞為 *subordinate*。這個字的意思是說，口譯員可以用不同的字取代講者用字，因為講者用字翻譯起來可能比較麻煩。比如，當講者談到會議主席 *Monsieur Stephen Wedgeworth* 時，名字太長，口譯員只說「主席」即可 (Gile 1995, 頁 197)，既節省時間，又不耗力。總稱的英文是 *generic terms*，它的相反詞為 *specific*，見下面 *Sunnari* 對 *macro-processing* 的解釋。司徒羅斌也用 *generic terms* 來表達能夠含括的詞彙，他稱這個技巧為框架效果 (*framed effects*) (頁 174)。

¹⁵ 在國內，常見的外來語如「E 化」、「OK」、「Seven-Eleven」、「email」都可算歸化詞彙。

¹⁶ Gile (1995) 認為這種情形需要 *naturalization* 和 *transcoding* (頁 199)。

京學派」(Beijing School)(頁 50)。其實，知名翻譯學者 Mona Baker (1992) 早已注意到不同語言之間，句型結構順序會有極大差異，因此她依據文法觀念，發展出一套策略，稱為「減少(字詞)順序改變」(minimizing linear dislocation)，也是保留源語塊狀訊息順序的翻譯策略。這個策略包括四個：(1) 改主動為被動，或改被動為主動 (voice change)；(2) 用其它動詞取代原來之動詞 (change of verb)；(3) 用名詞或片語取代原來的意義詞組 (nominalization)；(4) 插入子句 (extraposition) (頁 167-172)。

在順譯訓練的過程當中，也是達到簡化、顯化、常規化的語篇口譯目標當中，初學者比較需要注意的毛病，通常和錯誤修正 (backtracking, error repair) 相關。所謂錯誤修正，指的是因為不能當機立斷譯出源語的複雜訊息，如數字、句法、詞彙、專業術語等，而發生停滯、重複、贅詞、贅音等情形。¹⁷雖然錯誤修正的用意是為了要適切傳達源語訊息，但影響聽者之訊息接收速度和理解極大，是忠實度 (fidelity) 影響流暢度 (fluency) 的源頭，因此是順譯訓練過程要防止發生的重要現象。法裔加拿大人 Henri C. Barik (1975) 是歐美學術界第一個以口譯學為題撰寫博士論文的學者，他的初步研究成果顯示，翻譯錯誤 (errors in translation) 主要分成三項：省略、增詞、扭曲。(1) 省略有四種：跳過該譯的、不解部分源語而未譯、延遲該譯的、混雜源語塊狀資訊而產生輕微誤譯。(2) 增詞也分為四種：增加修飾語、增加浮誇詞彙、增加連詞形成誤譯、增加句尾結論。(3) 扭曲指和源語意義產生分歧，主要分五種：輕微意義扭曲、嚴重意義扭曲、輕微詞彙改變、中度詞彙改變、嚴重詞彙改變。(a) 輕微意義扭曲指使用不同詞彙，形成輕微扭曲。(b) 嚴重意義扭曲指雖然其它詞彙並沒有被誤譯，但單一錯誤詞彙卻嚴重扭曲整句原意。嚴重扭曲又分四種：詞彙近似但嚴重扭曲、指涉錯誤形成嚴重扭曲、純誤譯形成嚴重扭曲、詞彙完全錯誤。(c) 輕微詞彙改變影響意義不大。(d) 中度詞彙改變則已然改變了原意。(e) 最後一種嚴重詞彙改變則分三種：改變詞彙誤譯、來不及時發明的、因聽錯而誤用部分詞彙 (Barik 1975, 頁 78-85)。¹⁸我的看法，防止錯誤修正的訓練應該就以上可能出錯部分一一練習，這也是為什麼在本文一開始時我們就說：「清楚的核心技巧目標極為重要」。

最後一個、但也恐怕是最重要的中英口譯核心技巧大概是要利用語言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的研究成果了。口譯可以用到語言分析的部份起碼有兩處：第一是重組 (reformulation) 部份，將源語重組成譯語，以 Seleskovitch (1975; 1976) 所代表的巴黎學派 (Paris School) 用力最深。巴黎學派和 Gile 的耗力模式不同，主張所謂的 *theorie du sens* (interpretive theory)，大概可以翻譯成「詮釋理論」。這個學派在 1970 年代為歐洲口譯學界所熟知，強調不談語言學理論，只描述實際的口譯演出。他們也比較源語和譯語，透過理解和表達的過程數據，以嘗試區別思考和語言之異同。因此，在逐步口譯的筆記研究中，Seleskovitch 強調源語的語言單位要先轉為「去言語化的結構」(deverbalized structures) 或意義單位 (units of sense)，才再轉

¹⁷ 劉敏華 (2005) 版的口譯評分量表就和這些錯誤修正範疇有密切關係，見附錄十一 (頁 A63)。

¹⁸ 在 Lambert & Moser-mercer 所編輯 1994 年版的 *Bridging the Gap*，我們會看到 Barik 同一篇文章的另外一個英文版，好像是那年才修改出版的，詳見頁 121-137。

變成譯語。

語言分析第二個用途在所謂的「宏觀處理」方式 (macro-processing)，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謂的「由上而下程序」(top-down process)。根據這個理論，語意的宏觀架構 (semantic macro-structure) 和知識框架 (knowledge frame) 在我們的理解認知過程當中扮演一定角色，所以訓練口譯的最後一個步驟，也是難度較高的，是用摘要方式 (summarizing) 和執行宏觀方式處理。依據 Sunnari (1995)，宏觀架構研究已獲致若干結論，我們擷取精華予以靈活運用即可，這些結論包括：(1) 選擇 (selection)，淬取重要部分放到宏觀架構中翻譯；(2) 刪除 (deletion)，刪掉細節、不相干、重複的部分；(3) 通案化 (generalization)，不講複雜之細節，而代之以通案處理；(4) 建構 (construction)，將所有細節轉變成宏觀架構 (頁 109-110)。在資格考試和專業考試時，由於源語主題不一而時間短促，利用宏觀架構進行摘要式的口譯，以應付「來不及」的狀況，變得非常重要。

肆、中英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語篇練習範本設計

由於辦理資格考試和專業考試的緣故，筆者發現，模擬試題做成語篇練習範本，對初試啼聲的學生是很好的訓練，師生均可直接看到練習數據，以紀錄、改善並且研究教室訓練之階段成果，因此談中英口譯訓練有必要含括語篇練習範本設計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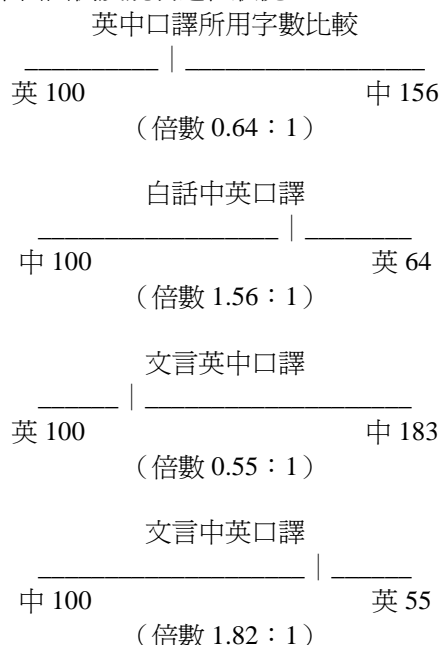
首先談逐步口譯。研究結果顯示，一般而言，如本文開始時談過的，在白話中，同組意義所用的中文字和英文字字數並不相同，而理想上，讓我們聽起來覺得舒服的速度如下：中文產出速度約為每秒 2.83 字，英文則為 1.81 字，所以在一定時間裡，中文字會講得多，英文字會講得少，英文字數約只有中文字數的 0.64 倍左右，亦即，英譯中時，英中倍率為 0.64：1；反過來，在中譯英時，譯語中文字數大約是源語英文字數的 1.56 倍左右，是 1：1.56 的倍率。所以，製作逐步口譯試題的語篇練習範本時，我們不像筆譯資格考試以字數為單位，而以秒速為計算單位。在播放英譯中逐步口譯的練習範本時，60 秒大約可以播放 100 個英文字，需要大約 160 個中文字來翻譯，所以讓學生跟譯的留白約需要 1 分鐘；而播放中譯英時，60 秒大約可以講 160 字的中文，大約也是需要 100 個英文字來翻譯，所以留白也是大約 1 分鐘。至於源語長度，一般而言，兩岸三地的考試都是英文大約每題 120 秒，中文 120 秒左右。源語可分三段播放，方便依據評分量表進行臨場評分。另外，影音檔需要剪輯，而目前網路上有免費軟體，可讓學生用來剪輯影音檔，供練習時依進度縮短留白時間。

在同步口譯時，我們無法像逐步口譯那樣，將留白算得清楚，只能估計。雖然每題可用等長時間，但譯者所用字數不會一樣多，比如都是講兩分鐘的英文或中文，卻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通常英譯中翻得完，中譯英會翻不完。這是什麼原因呢？答案有兩種可能：中譯英時講源語的速度沒有放慢，或者譯者畢竟是從強勢 A 語言翻譯成弱勢 B 語言，因此，算 EVS 時，同口中譯英可能要算得寬些。我們建議在中譯英訓練當中，源語中文中的留白應該要比英譯中當中源語英文的留白要長些，至於多長其？中之數據變化可依教師記錄與考核處理。

下面，我們設計了一個算法，比較簡單易懂，先談朗誦稿（recited text）同口英譯中：以兩分鐘的源語英文來計算，可以講到 220 字，按黃金比率計算（1:1.56），大約可以翻成 330 個中文字，講者和譯者的產出算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重複就好，所以留白要加兩成，即 24 秒， $120 + 24 = 144$ ，大約可以錄兩分半的時間。再談同口中譯英：以兩分鐘的源語中文計算，正常產出的字數應為 330 字，按黃金比率算（1:0.64），大約可翻譯成 220 個英文字，也是需要 120 秒來翻，如果講者和譯者之產出也算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重複，那也是多 24 秒，因此也是約兩分半鐘的長度。一般而言，朗誦稿因為資訊密集比較難以翻譯，到底要用多少秒數，畢竟端看選材，愈文言、或者訊息欲密集，留白就應該愈長，看字數並不太準確。¹⁹用以上方式計算，英譯中和中譯英同步口譯錄的時間長度都差不多，留白也都是 144 秒，但是對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而言，講英語——亦即弱勢譯語——較為費力，容易產生遲疑（hesitation）和停頓（pauses），不易避免錯誤與修正，所以可像逐步中譯英一樣，將中譯英的錄音時間適度放寬，並予以記錄。

瞭解逐步與同步口譯試題的練習範本設計時間與字數狀況之後，我們比較容易談如何製作口譯訓練的第一個步驟——視譯——的練習範本。既然視譯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作為逐步與同步口譯的先期訓練，那製作視譯的語篇練習範本時，也應該以時間為單位，所以可以尋找英文 220 字，中文 330 字左右的源語文稿讓學生製成電腦幻燈片，以方便練習雙向口譯。至於時間多寡，有兩種考慮，第一種是依逐步口譯所需時間計算，播放 120 秒，留白 120 秒，共 240 秒，即四分鐘。如果分 15 張幻燈片播完源語，那每張考生要應付的字數與秒數相同，約有 16 秒左右，每張的字數平均英文約 15 字，中文約 22 字。第二種是模擬同步口譯環境，在原 120 秒上，

¹⁹ 劉敏華教授（2005）的研究用的是五級分量表。以我們一般人寫論文中英摘要來看，一個英文字大約須近兩個中文字才能譯出，英文字數是中文字數的 0.55 倍，中文字數是英文字數的 1.83 倍（100 個英文字約要 183 個中文字來翻譯，100 個中文字約要 55 個英文字來翻譯），這中間的差異大概來自於論文用字比較講究，也就是說，資訊表達越白話，中英用字的數字差距就越少，資訊表達越文言，中英用字的數字差距就越多。下面圖例及說明這種狀況：



加兩成 24 秒即可，一樣約 2 分半鐘。這樣算來，如果分 15 張幻燈片播完源語，學生約有 10 秒左右應付，每張字數上，英文也是約 15 字，中文約 22 字。從過去幾次資格考試的經驗得知，²⁰當塊狀的文字資訊以視覺進入知覺時，我們大腦處理的速度其實比透過聽覺的慢半拍，因此，以同步口譯所需時間計算，初始接觸口譯之學生不易應付，致生不必要之挫折，所以我們建議從逐步口譯的速度開始練比較適合。當然，這只是我們依經驗所觀察到的情形，可能具有爭議，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量化研究，以獲致具有信度與效度之結論。總之，在時間上，幻燈片之視譯練習範本大約可以有個範圍，我們建議最短算同步口譯時間，最長算逐步口譯時間，亦即兩分半鐘到四分鐘，每張幻燈片 10-16 秒，而字數上，英文約 15 字，中文約 22 字上下。

伍、中英口譯考試評分基礎項目

在英外語系，口語或聽講訓練課程十分普遍，每個細節都已然發展出一套標準，有經驗的教師們相當清楚整個過程。中英口譯訓練卻不是如此，可能是因為此課程尚未普遍的關係，標準在哪兒，鮮少學者談及。筆者手邊有兩份從國內翻譯學研究所蒐集到口譯評分表，比較後我們覺得，鑑定口譯產出的良窳，雖然見仁見智，但都不外乎看聲音 (voice)、台風 (stage presence)、用語 (language)、技巧 (technique)、專業術語 (terminology)、和精確度 (accuracy) 等項目，如果不考慮源語的因素，其實稱中英口譯評分標準為英語口語評分標準並不為過，因為有許多雷同之處。附錄一的表格清楚說明，考核口譯作得好不好，第一個因素是 (1)「聲音」，這部份包括聲音控制 (control)、發聲法 (enunciation)、語調 (intonation)、語性 (projection)、語勁 (assurance)。其中所謂的語性大概指 self-projection，我們想，應係口譯產出中，口譯員讓聽者感受到的聲音個性。語勁大概指聲音勁道所傳達的說服力。(2)「台風」部份包含儀態控制 (control)、穩健度 (assurance)、肢體語言 (posture)。穩健度應該是看口譯員說話的聲音是否沈穩，是否能對使用者接收信息方面起正面作用。(3)「用語」部分則包括文法 (grammaticality)、清晰度 (intelligibility)、流暢度 (fluency)。這很清楚，都屬於語言的使用範疇。這份資料對 (4) 口譯技巧的詮釋和本文前面談到的雖然大同小異，但也有出入，它包括三個項目：語速 (pacing)、概括性 (abstraction)、表達方式 (delivery)。語速可能指快慢適中、不疾不徐，和源語的產出速度配合得恰到好處，讓使用者聽起來夠舒服。概括性指口譯員對內涵的概括性掌握，以及對題目的熟悉度，隱含著前面所云宏觀口譯之意。依學者看法，delivery 指發音 (phonation)、語速 (speed)、節奏感 (rhythm)、語調清晰度 (accent and intonation)、流暢度 (non-fluencies)、靜聲 (pauses) 這些層面 (Riccardi 2002, 頁 23)，如果是這樣，那變成和前面的「聲音」、「用語」項目有點重疊。(5)「專業術語」包括詞彙 (vocabulary)、用語層級 (language level)、語域一貫性 (maintenance of register) 等。術語的掌握，原來比較難，所以要看用語層級是否專業，能否通篇維持合適的詞彙。以上五個項目在附錄一各佔百分之十，佔總分百分之五十。

²⁰ 截至目前為止，筆者所服務的翻譯研究所已然舉辦過三次口譯資格考，兩次筆譯資格考，以及一次的專業考。

和英語口語訓練比起來，口譯比較特殊。因為口譯員的主要任務 (task) 是成功傳達講者 (sender/speaker) 的訊息給接收者/使用者 (receiver/client/user)，所以它有「精確度」的要求 (Gile 1995, 頁 31)。這張評分表中，此一項目佔最大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可是，奇怪的是，此表並沒有「精確度」進一步的細目規定。我們猜測，這可能和具有爭議性的研究結果有關，所以留給教師自己去決定如何處理精確性的議題。如前段所云，口譯分兩種訓練法，一種朝字對字的翻譯方向走，另一種則認為只要大意對了就算成功。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不妨暫時參考一下筆譯評分標準。以下是國內某翻譯研究所的筆譯評分細目：(1) 用詞不當和 (2) 語法錯誤，這兩種錯誤比較輕微，都扣兩分左右；(3) 漏譯是依長短與重要程度而定，扣重些，大概是三到四分；最嚴重的 (4) 曲解原意，一般是扣四分，嚴重者可以扣到八分。²¹，附錄二的設計顯包含這些細目，它似乎相信，附錄一「精確度」裡「意義傳達」的含意，可以用這些細目解釋。

附錄二還有幾個細目和附錄一不同：第一個是「台風」中的包廂禮節，因為有時口譯員是待在包廂中的，使用者不見得看得到人，並沒有附錄一的儀態控制考慮，卻有如何處理麥克風的問題；附錄二沒有考慮「肢體語言」，大概是因為使用者可能看不到口譯員本人，使用者看不到，恐怕就很難用 posture 去評定她的演出。附錄二的「用語」未列 grammaticality 這一項很有趣，可能是因為和「技巧」、「精確度」息息相關，而「技巧」中的 delivery 其實已含括了「聲音」中的項目，彼此都有關連。除此之外，附錄二的「專業術語」不見 vocabulary 一項細目，可能是因為它認為可以放在「精確度」裡評分。

筆者服務單位用涵蓋這些細目的附錄二實施過一次口譯資格考試評分，發現包括筆者在內，大家都受不了，因其方式雖然「精確」，但無法臨場評分，而要將錄音檔帶回家細細聆聽，實在花費時間。我們認為，可以鼓勵初學者將這些評分基礎項目和劉敏華發展出來的五級分制 (2005 附錄四、附錄十一) 作比較，因為對任何考核者而言，五級分量表合乎經濟與時效原則，十分方便，但因為不包含細節，對經驗不足的評分員而言，會構成挑戰。²²

²¹ 見輔大翻譯研究所網站。

²² 舉個例子，劉敏華列出的英譯中口譯五級分評辦法如下：


英譯中忠實度量表	
5分	譯文所傳達的訊息與原文非常相近，沒有誤解或扭曲。
4分	譯文所傳達的訊息與原文稍有出入，有一兩處次要的缺漏、誤解或增加。
3分	譯文所傳達的訊息與原文出入頗大，有一處嚴重的或多處次要的缺漏、誤解、扭曲或增加。
2分	譯文所傳達的訊息與原文極為不同，有多處嚴重的缺漏、誤解、扭曲或增加。
1分	譯文訊息與原文根本不同，完全改變原文所傳達的意義。
英譯中通順度量表	
5分	譯文非常清楚，語意非常連貫；語法或用詞極少有不當之處；表達順暢，極少有遲疑、重複述說、贅言或贅音等情形。
4分	譯文清楚易懂，語意相當連貫；語法或用詞只有少數錯誤或不當之處；表達大致順暢，有少數遲疑、重複述說、贅言或贅音等情形。
3分	譯文大致易懂，語意有不連貫之處；語法或用詞有多處錯誤或不當之處；表達不太順暢，有多處遲疑、重複述說、贅言或贅音等情形。
2分	譯文乍聽之下不容易懂，但可勉強猜測其內容。
1分	譯文大體已經無法理解，甚至無法猜測內容大意。

附錄一：

	<i>Excellent</i>	<i>Very Good</i>	<i>Good</i>	<i>Not Acceptable</i>
1. Voice 10% 聲音				
(control, enunciation, intonation, projection, assurance) 聲控、發聲法、語調、語性、語勁				
2. Stage Presence 10% 台風				
(control, assurance, posture) 儀態控制、穩健度、肢體語言				
3. Language 10% 用語				
(grammaticality, intelligibility, fluency) 語法、清晰度、流暢度				
4. Technique 10% 技巧				
(pacing, abstraction, delivery) 語速、概括性、表達方式				
5. Terminology 10% 專業術語				
(vocabulary, language level, maintenance of register) 詞彙、用語層級、語域維持				
6. Accuracy 50% 精確度				
(transfer of meaning) 意義傳達				
Overall Assessment 總體表現	10 9 8 7 6 5 4 3 2 1			
() Pass 通過 () Conditional Pass 有條件通過 () Failure 未通過				
Total Score: _____				

附錄二

Voice 10% 聲音	Circle Score 圈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control, enunciation, intonation, projection, assurance) 聲控、發聲法、語調、語性、語勁											
Stage Presence 10% 台風	Circle Score 圈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booth manners, assurance) 包廂禮節、穩健度											
Language 10% 用語	Circle Score 圈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intelligibility, fluency) 清晰度、流暢度											
Technique 10% 技巧	Circle Score 圈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pacing, abstraction) 語速 (用掉的時間必須少於播放時間)、概括性											
Terminology 10% 術語	Circle Score 圈分數	10	9	8	7	6	5	4	3	2	1

(language level, maintenance of register)用語層級、語域維持													
Accuracy 50%精確度				Score 分數 (請依下面四個註記欄打總分) 									
Sentence Patterns 句型註記欄												共計	次
												扣	分
Wrong Choice of Words 「用詞不當」註記欄												共計	次
												扣	分
Inappr. Grammar & Syntax 「語法錯誤」註記欄												共計	次
												扣	分
Omissions 「漏譯」註記欄												共計	次
												扣	分
Distortions 「曲解原意」註記欄												共計	次
												扣	分
Overall Assessment 總體表現				分數：									
() Pass 通過				() Failure 不通過									

References

- Arjona-Tseng, E.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ents in Taiwan. In S. Lambert, & B. Moser-Mercer (Eds.),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arik, C. Henri. (2002).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Qualitative and linguistic data. In F. Pöchhacker, and S.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pp. 78-9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Campbell, Stuart. (1998). *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Garzone, G. Quality and norms in interpretation. (2002). In G. Garzone, and M. Viezzi (Eds.),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p. 107-120).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Garzone, G., and Viezzi, M. (Eds.). (2002).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Gerver, D. (2002). The effects of source language presentation rat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imultaneous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n F. Pö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pp. 52-6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9).
- Gile, D. (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oldman-Eisler, Frieda. (1972). Segmentation of input in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In F. Pöchhacker, and S.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pp. 68-7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Keiser, W. (1978).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n D. Gerver and H. W. Sinaiko (Eds.),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O Symposium, Venice, Italy, September 26-October 1, 1977*.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 Lambert, S., & Moser-Mercer, B. (Eds.). (1994).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oser-Mercer, Barbara. (1994). Aptitude testing for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Why, when and how. In S. Lambert, & B. Moser-Mercer (Eds.),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ippa, S., and Russo, M. (2002). Aptitude for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 proposal for a testing methodology based on paraphrase. In G. Garzone, and M. Viezzi (Eds.),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p. 245-256).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Pöchhacker, F., and Shlesinger, S. (Eds.). (2002).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ö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iccardi, A. (2002). Interpreting research: Descriptive aspects and methodological proposals. In G. Garzone, and M. Viezzi (Eds.),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p. 15-28).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chjoldager. (1995).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ranslational norm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In F. Pö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pp. 300-31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9).
- Seleskovitch, D. (2002). Language and memory: A study of note-taking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Trans. by Jacolyn Harmer. In F. Pö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pp. 120-12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Seleskovitch, D. (1976). Interpretation,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In R. W. Brislin (Ed.),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pp. 333-41). New York: Gardner Press.
- Setton, Robin. (1999).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unnari, M. (1995). Processing strategi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aying it all" vs. synthesis. In Jorma Tommola (Ed.), *Topics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Painosalama OY,

-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 Zhong, Shukong. (1984). *Shiyong kouyi shouce* (A Practical Handbook of Interpretation). Beijing: Zhongguo Duiwai Fanyi Chuban Gongsi [China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o.]
- Zhuang, Mingliang. (1991). Han-ying tongshen chuangyi de jiqiao (Techniques in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Zhongguo fanyi* 1991(2), 24-27.
- 林郁如、雷天放、陳菁。編著。2006。《口譯教程：學生用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楊承淑 (Yang, Cheng-Shu)。2006年6月 (June 2006)。同步口譯的線形對應類型與規律 (Syntactic Linearit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review and a model)。《國立編譯館館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34(2), 49-64。
- 劉敏華、張武昌、林世華。2005年。國立編譯館委託研究計畫：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基準之研究第二期期末報告。